

彼得·阿克罗伊德： 历史书写与英国性

Peter Ackroyd:
Historical Writing and Englishness

郭瑞萍 著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彼得·阿克罗伊德小说的叙事艺术研究”
(批准号: 16BWW045) 阶段性成果之一

彼得·阿克罗伊德： 历史书写与英国性

Peter Ackroyd:
Historical Writing and Englishness

郭瑞萍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彼得·阿克罗伊德：历史书写与英国性 / 郭瑞萍
著.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 12
ISBN 978-7-305-19116-9

I. ①彼… II. ①郭… III. ①彼得·阿克罗伊德
— 文学研究 IV. ①I561.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89291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彼得·阿克罗伊德：历史书写与英国性
著 者 郭瑞萍
责任编辑 荣卫红 编辑热线 025-83685720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10 字数 225 千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9116-9
定 价 40.00 元

网址：<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言

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是当今英国文坛一位重要的传记作家和小说家,获得过众多文学奖项,被誉为“当代最有才华的传记作家之一”和“历史小说大师”。他兴趣广泛、著述颇丰,对民族传统和文化怀有深厚情感和敬意,崇尚经典作家,有强烈的历史情怀,撰写了大量以英国历史为题材的作品。2010年郭瑞萍考入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选择研究阿克罗伊德的小说创作,当时国内阿克罗伊德研究还处于起始阶段,她的选题既是一个新的突破,也是一个难题,具有挑战性。经过几年的努力,郭瑞萍在2013年顺利完成国内第一篇研究阿克罗伊德的博士论文。《彼得·阿克罗伊德:历史书写与英国性》是她在博士论文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阿克罗伊德的成果,具有学术价值。

首先,在选择分析文本方面,本书涵盖面较广。以往的研究多数都集中在作家的单部作品或同类型作品,难免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憾或偏颇。郭瑞萍在对阿克罗伊德的作品进行总体把握和了解的基础上,围绕“英国性”和“历史书写”两个概念比较深入地探讨阿克罗伊德的历史书写所涵盖的“作家传记”、“经典改编”和“历史小说”三个方面,避免了论述中的单调与偏颇,同时也有助于从各个维度考察作者思想和意图,将阿克罗伊德作品的宏大叙事风格充分展现。该

书对于“历史书写”有着明确的界定,指出它的一个重要特色是真实和虚构的融合。作者对于作家笔下呈现的“英国性”的讨论比较深入,揭示了其构成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认为“英国性”贯穿了阿克罗伊德的“作家传记”、“经典改编”和“历史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阿克罗伊德的历史担当精神。本书对“英国性”所进行的综合探讨弥补了以往对此研究的欠缺和不足,有助于把握阿克罗伊德作品的统一思想和历史价值,了解其为维护民族文化所做的努力,以及他对自己民族和国家的深厚情感和高度责任感,可以引发人们在后现代语境中对“民族化”和“全球化”关系的深度思考。

第二,在结构方面,郭瑞萍也做了精心的设计。她让三章之间的内容形成逐渐过渡,如从“作家传记”到“经典改编”和“历史小说”,这样的安排可以很好地体现出阿克罗伊德在创作中依附于历史的成分越来越少,想象和独创的成分越来越多。同时,本书还根据阿克罗伊德的写作手法和内容有意使第一章和第三章形成对称和呼应。例如,在第一章中,阿克罗伊德为传记“戴上了小说的面具”,在第三章中,作者为小说“披上了传记的面纱”。并且,阿克罗伊德在第一章中通过英国正典中的人物所探讨的“英国性”的内核与传统与他在第三章中通过有争议的人物对“英国性”的复杂性的思考也形成对照与互补。此外,本书对各章小节的顺序也做了不同的安排。第一章以时间顺序为主,使内容和形式达到了高度统一,因为本章旨在梳理英国文化传统。第二章根据阿克罗伊德对原著改编程度的多少依次安排不同的改编策略和小节内容,即从忠实于原著的改编过渡到疏离式改编和颠覆式改编,很好地显示出阿克罗伊德尊重经典和创造性继承经典的思想。第三

章按照阿克罗伊德作品叙事线索的多少安排小节内容,如从第一节的三条线索过渡到第二节的两条线索和第三节的一条线索,很好地体现了作者旨在表达的对过去与现在可以对话与融合的思想。为了使三章之间形成有机联系,本书还分析了阿克罗伊德作品的伦敦背景,不仅揭示出其作品内在的统一性,而且也更好地表达了阿克罗伊德试图通过书写伦敦历史来了解全人类的目的。

第三,郭瑞萍对阿克罗伊德的一些作品做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解释,显示出她对专门问题的独立思考和见解。例如对于《查特顿》、《霍克斯默》这两部小说,本书没有像之前的评论那样将它们视为“元小说”,而是将它们作为体现作者所强调的“尚古情怀”、“历史的叠层”和“历史的连续性”等“英国性”思想的重要文本。同时,本书还附有郭瑞萍收集的目前已出版的阿克罗伊德所有作品的英文名称和中文翻译,并按照出版年代排列,这一看似简单的事情倾注了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其他有兴趣的学者有重要参考价值和帮助。此外,书中一些意境深远的插图,也为读者理解阿克罗伊德的作品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彼得·阿克罗伊德:历史书写与英国性》的研究内容涉及的英国历史人物众多,需要比较广泛的英国历史和文化知识,体现出作者比较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广博的文学知识。同时,郭瑞萍较好地运用了国内外文艺理论,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比较令人信服的论证,显示了她较为扎实的文艺理论基本功和较好的专门知识水平。明代学者洪应明曾说:“心地干净方可读书”。郭瑞萍在南京大学读书时给我的印象是好学上进、对读书的纯粹热爱、对学术的真诚探索和对求知、求真的不懈

努力。南大毕业后，郭瑞萍回到河北科技大学任教，尽管教学任务繁重，行政工作繁杂，她抽出时间认真读书，潜心研究，《彼得·阿克罗伊德：历史书写与英国性》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她阅读的广度、思考的深度和学养的厚度。作为她的博士生导师，我衷心祝福郭瑞萍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奋力前行，不断取得新的成绩，为我们国家的英国文学研究做出自己的贡献。

王守仁

2017年10月于南京大学

目 录

导论·····	001
第一章 作家传记：“英国性”传承·····	033
第一节 民族文学的奠基者：《乔叟传》·····	041
第二节 核心中的核心：《莎士比亚传》·····	065
第三节 维多利亚时代的象征：《狄更斯传》·····	082
第二章 经典改编：“英国性”建构·····	111
第一节 民族精神的再现：《亚瑟王之死》·····	119
第二节 本土化构建：《维克多·弗兰肯斯坦的个案》··	142
第三节 解构与重构：《克拉肯威尔故事集》·····	167
第三章 历史小说：“英国性”反思·····	190
第一节 浪漫先驱与古今桥梁：《查特顿》·····	198
第二节 黑暗之都与魔鬼之家：《霍克斯默》·····	219
第三节 冲突与融合：《一个唯美主义者的遗言》·····	244
结论·····	272
参考文献·····	283
附录 彼得·阿克罗伊德作品目录·····	302
后记·····	306

导 论

彼得·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 1949—)是当代英国文坛巨擘。自20世纪70年代步入文坛至今,已推出50余部作品,包括诗歌、传记、小说和改编作品等,另有140多篇散文和文学评论散见期刊、报端,其传记和小说曾荣获众多文学奖项^①,为他赢得“当代最有才华的传记作家之一”(Ackroyd, *Collection* xxiv)和“历史小说大师”的称号。当代作家阿普利亚德(Brian Appleyard)预言:“在同代作家中,阿克罗伊德是最有望被人们阅读上百年的为数不多的英国作家之一”(qtd. in Grubisic, 11)。

阿克罗伊德生于伦敦,并一直生活在伦敦,对伦敦有浓厚兴趣和深厚情感。1968年他进入剑桥的克莱尔学院,立志将来做一位诗人。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获“梅隆”奖学金,于1971到美国耶鲁大学攻读研究生。1973年回到伦敦后,23

① 包括惠特布雷德传记奖(Whitbread Biography Award, 1984)、惠特布雷德小说奖(Whitbread Novel Award, 1985)、《卫报》小说奖(Guardian Fiction Prize, 1985)、毛姆小说奖(The Somerset Maugham Award, 1984)和海涅曼图书奖(Heinemann Award, 1984)等。

岁的阿克罗伊德成为《旁观者》杂志历史上最年轻的文学编辑,任期直到1981年,此后还担任过《泰晤士报》首席书评家。1982年,阿克罗伊德成为一名全职小说家和传记作家,他博览群书,涉猎广泛,尤其对英国经典作家和欧美现代作家青睐有加。

在创作生涯中,阿克罗伊德最初关注的是诗歌,然后才是传记和小说。在70年代他共出版三部诗集,包括《哎哟》(*Ouch*, 1971)、《伦敦便士》(*London Lick penny*, 1973)和《乡村生活》(*Country Life*, 1978)。80年代末,他又出版了另一部诗集《珀利的消遣及其它诗歌》(*The Diversions of Purley and Other Poems*, 1987)。阿克罗伊德涉足诗坛是一次有益而大胆的尝试,他和其他同时代剑桥诗人如伊恩·帕特森(Ian Patterson)、尼克·托顿(Nick Totton)、约翰·詹姆斯(John James)等一起倡导“先锋派”诗歌,强调诗歌语言和內容同样重要。阿克罗伊德在《旁观者》杂志上曾尖锐地抨击那些不注重诗歌语言本身价值的诗人,褒扬杰里米·哈瓦德·普林(Jeremy Halvard Prynne, 1936—)和那些“剑桥诗人”的诗歌语言,认为它们有创造现实的神奇力量。虽然阿克罗伊德早期的诗集未能产生深远影响,但成就了他独特的诗人气质,为他以后的传记和小说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使他的创作带上了一股神秘朦胧的诗味”(阮炜, 346),也使得“在所有当代英国小说家中,只有阿克罗伊德揭示了伦敦所蕴藏的诗意”(瞿世镜, 476)。

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阿克罗伊德已推出16部传记作品,主要有两大类:人物传记和地方传记。80年代,阿克罗伊德完成的两部人物传记是《埃兹拉·庞德和他的世界》(*Ezra*

Pound and his World, 1980)和《艾略特传》(T. S. Eliot, 1984)。90年代,阿克罗伊德又撰写了一些人物传记,传主大都是英国经典作家,包括《狄更斯传》(Dickens, 1990)、《布莱克传》(Blake, 1995)、《托马斯·莫尔的一生》(*The Life of Thomas More*, 1998)等。进入21世纪,阿克罗伊德发表的人物传记除《特纳传》(J. M. W. Turner, 2005)、《牛顿传》(Newton, 2008)、《爱伦·坡传》(*Poe: A Life Cut Short*, 2008)、《查理·卓别林传》(*Charle Chaplin: A Brief Life*, 2014)和《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传》(*Alfred Hitchcock*, 2015)外,其他传记的传主依然是英国经典作家,如《乔叟传》(Chaucer, 2004)、《莎士比亚传》(Shakespeare, 2005)和《威尔基·柯林斯传》(Wilkie Collins, 2012)等。这些传记是阿克罗伊德对英国文学的重大贡献,从这些传主的名单可以发现,他们大都是英国文学大师,几乎构成一部英国文学思想史。阿克罗伊德对传记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继“新传记”作家之后把传主资格的疆域扩展到人类以外的其他事物,发表了三部地方传记,包括《伦敦传》(*London: The Biography*, 2000)、《泰晤士:圣河》(*Thames: Sacred River*, 2007)和《威尼斯:水晶之城》(*Venice: Pure City*, 2009)。这些地方传记的发表体现出阿克罗伊德对地方,特别是对伦敦的关注和重视,这在他以后的作品中已得到充分证实。

除传记外,阿克罗伊德在小说创作领域也取得重大成就。20世纪80年代,他连续发表五部小说。1982年第一部小说《伦敦大火》(*The Great Fire of London*, 1982)问世,虽然这是他的处女作,但是已充分展现出娴熟的叙事技巧和大胆的想象力,例如,复杂的互文性叙事技巧为其以后的小说奠定了

基调。随后,他推出第二部小说《一个唯美主义者的遗言》(*The Last Testament of Oscar Wilde*, 1983),驾驭语言的才能和模仿能力在这部小说中可见一斑。第三部小说《霍克斯默》(*Hawksmoor*, 1985)被《纽约时报》评论家称为“一部杰出的想象之作”(Joyce Carol Oates),接下来的一部小说是备受评论界关注的《查特顿》(*Chatterton*, 1987)。最后一部小说是《第一道光》(*First Light*, 1989)。与其他四部小说不同的是,故事的背景不在伦敦而在多塞特郡,但它的主题和其他小说一样,且依然与伦敦有关。跨入20世纪90年代,阿克罗伊德又发表了五部小说,包括《英国音乐》(*English Music*, 1992)、《狄博士的房屋》(*The House of Doctor Dee*, 1993)、《丹·莱诺和莱姆豪斯的魔像》(*Dan Leno and the Limehouse Golem*, 1994)(又名《伊丽莎白·克莉的审判》*The Trial of Elizabeth Cree*, 1995)、《弥尔顿在美国》(*Milton in America*, 1996)和《柏拉图文件》(*The Plato Papers*, 1999)。21世纪初,阿克罗伊德的小说创作达到高峰,七部小说相继出版,除了《伦敦的兰姆》(*The Lambs of London*, 2004)、《特洛伊的陷落》(*The Fall of Troy*, 2006)和《三兄弟》(*Three Brothers*, 2013)外,自2003年以来,阿克罗伊德开始用当代英语改编经典作品,创造出改编小说中的佳作,即《克拉肯威尔故事集》(*The Clerkenwell Tales*, 2003)、《维克多·弗兰肯斯坦的个案》(*The Casebook of Victor Frankenstein*, 2008)、《坎特伯雷故事集重述》(*The Canterbury Tales: A Retelling*, 2009)和《亚瑟王之死》(*The Death of King Arthur*, 2010)。

21世纪也是阿克罗伊德创作的繁荣时期,多种体裁的作

品相继问世,除了传记和小说外,还有非小说“穿越时空”(Voyages Through Time)系列丛书,戏剧《查尔斯·狄更斯之谜》(*The Mystery of Charles Dickens*, 2000)和《英国历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 2011—2014)三卷本。

除以上作品外,作为一名评论家,阿克罗伊德还发表了一些重要的文学批评专著和评论文章,主要有《新文化笔记》(*Notes for a New Culture*, 1976)、《文集:杂志、评论、散文、短篇故事和演讲》(*The Collection: Journalism, Reviews, Essays, Short Stories, Lectures*, 2001)和《英格兰:英语想象的根源》(*Albion: 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Imagination*, 2002)。《新文化笔记》是阿克罗伊德最早对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文学理论和实践进行的评价、反思,其重要性在于它被认为是作者的“早期诗学宣言”(Onega, 2),是他试图匡正英国文化并使其走出困境的早期设想。据他本人声言,这是他以后文学创作的理论基础。例如,他在《新文化笔记》的再版前言中曾说:“如果有人愿意花时间阅读我以后创作的一系列作品——包括传记、小说和诗歌——我相信《新文化笔记》中所涉及或关注的问题将会在后来这些作品中以更加精美的形式呈现”(Ackroyd, 8)。事实证明,《新文化笔记》中的许多重要思想和理论,如艾略特的传统观、乔伊斯和艾略特作品语言的历史意识等在其以后的创作实践中都得到再现、重释与拓展。《英格兰:英语想象的根源》是阿克罗伊德另一部重要的评论作品,是作者对“英国性”和英国文化思考的结果,从文学、音乐、绘画、宗教等方面探讨了“英国性”的起源和内涵,对理解阿克罗伊德在小说、传记、改编作品中对“英国性”的定义和阐释有重要参考价值。由托马斯·莱特

(Thomas Wright)编辑的《文集：杂志、评论、散文、短篇故事和演讲》收集了阿克罗伊德自1973年至2001年间撰写的140多篇评论文章和杂文。虽然阿克罗伊德于1982年成为专职作家，但他没有放弃文学评论工作，在1982年至1986年间仍然坚持撰写了大量特约评论文章。除了为《旁观者》杂志写电影评论外，他还为《星期日泰晤士报》写定期书评和为《泰晤士报》写每周两次的电视评论。1986年，阿克罗伊德成为《泰晤士报》的首席评论家，担任此职期间，他共完成350多篇书评。由于在这一时期阿克罗伊德作为一名最受欢迎的当代历史小说家的地位已经确立，因此他应邀评论了许多历史小说。重要的是，他往往能以这些评论为契机，发表他对文学创作，特别是历史小说的真知灼见。事实上，阿克罗伊德不仅对文学史上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了承前启后的审视和评述，而且评价了自己的作品，更明晰地表达了他对历史、传统、“英国性”、传记和历史小说创作的观点，彰显出他本人对文学批评的独到见解，因此，了解这些评论，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作者的思想。

通过梳理阿克罗伊德的创作生涯可以发现，和他笔下那些使他心怀敬仰的经典作家一样，读书和写作成为他人生的兴趣、习惯、追求，其惊人的创作成就是同时代其他作家难以比肩的。同时，在艺术风格上，阿克罗伊德卓然自成一家，没有盲目采用后现代主义常用的表现形式，如“元小说、反体裁、语言游戏、通俗化倾向、戏仿、拼贴、蒙太奇、迷宫、黑色幽默”（陈世丹，6）等，而是善于博采众家之长，融合多种艺术形式，将各种理论和技艺集于一身，然后把它们糅合、加工和提炼，并最终形成典型的英国式杂糅风格，即既有现实主义作品中

生动而有趣的故事,也有现代主义作品的艺术技巧,如象征主义、自由联想、时空错位,又不乏后现代主义的新奇手法,如戏仿、蒙太奇等。正因与众不同,目前,阿克罗伊德越来越引起国内外学界的重视和认可。

事实上,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阿克罗伊德便开始引起西方学者的关注。英国早期对阿克罗伊德作品的评论是由戴维·洛奇(David Lodge, 1935—)所写的关于《新文化笔记》的书评,发表于 1976 年 3 月 19 日的《新政治家》杂志。洛奇不仅抨击其风格晦涩难懂,而且指责阿克罗伊德“对文化历史的歪曲和过于简单化”(Lodge, 364)。与此相反,另一些评论家却对此书热情称赞,充分肯定阿克罗伊德对揭示艺术家之间的内在联系所做的努力。如彼得·康拉德(Peter Conrad, 1948—)对本书的评价是“思辨性强、严谨、有益,值得一读”(Conrad, 1524),并得到苏珊娜·奥涅加(Susana Onega)的认同,她说:“作为了解阿克罗伊德对英国文学传统独特感悟的理论阐述,这本书很值得阅读。”(Onega, 5)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小说《伦敦大火》和《霍克斯默》等的发表以及传记《艾略特传》的获奖,阿克罗伊德引起评论界更多关注。《纽约时报》评论家葛罗斯(John Gross, 1935—2011)在评价《艾略特传》时说:“这是在艾略特逝去约 20 年后第一次为他写传记的严肃尝试……总之,这本书获得引人注目的成就。”(Gross, 1984)美国当代文坛著名女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 1938—)对《霍克斯默》评价道:“《霍克斯默》是一部聪明睿智的幻想小说,可与阿克罗伊德备受赞誉的传记《艾略特传》相媲美。”(Oates, 1986)

20 世纪 90 年代阿克罗伊德研究迎来第一次高潮,有关专著和博士论文相继问世。奥涅加的《彼得·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 1998)是第一部研究阿克罗伊德的著作,覆盖面广,评价了阿克罗伊德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出版的大部分诗歌、传记、小说和非小说作品等,有助于全面了解阿克罗伊德的早期作品。奥涅加的另一部专著《阿克罗伊德小说中的元小说和神话》(*Metafiction and Myth in the Novels of Peter Ackroyd*, 1999)对阿克罗伊德作品的研究比第一部专著明显深入,分析了阿克罗伊德的九部小说,并揭示出这些小说中存在的两种叙事:神话和元小说。这一时期还涌现出一些研究阿克罗伊德的博士论文。杰弗里·勒斯纳(Jeffrey Roessner)的论文《历史未解之谜:当代英国小说中的神秘过去》(*Unsolving History: The Past as Enigma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Fiction*, 1998)对将阿克罗伊德的小说视为元小说的观点提出质疑。他指出,解构主义的方法只适合分析早期的一些后现代主义作品,但并不适用于阿克罗伊德的作品。另有其他博士论文从不同视角对阿克罗伊德的作品进行分析,如凯西·伊丽莎白·海曼森(Casie Elizabeth Hermansson)的《女权主义者的互文性和蓝胡子的故事》(*Feminist Intertextuality and the Bluebeard Story*, 1998)、丹纳·乔伊·席勒(Dana Joy Shiller)的《新维多利亚小说:重塑维多利亚时代》(*Neo-Victorian Fiction: Reinventing the Victorians*, 1995)、杰弗里·威廉·洛德(Geoffrey William Lord)的《后现代主义与民族观的差异:英美后现代主义小说比较》(*Postmodernism and Notions of National Difference: A Comparison of Postmodern Fiction in Britain and America*, 1994)等最具代表性。

21 世纪初,阿克洛伊德研究有了更大进展,涌现出更多的专著和博士论文,拓宽了阿克洛伊德研究的视角和维度。例如杰里米·吉普森(Jeremy Gibson)和朱利安·沃弗雷(Julian Wolfreys)合著的《彼得·阿克洛伊德:风趣而费解的文本》(*Peter Ackroyd: The Ludic and Labyrinthine Text*, 2000)是一部较全面地研究阿克洛伊德作品的著作,涵盖了作者 2001 年以前出版的多数作品,主要涉及诗歌、小说和传记等。他们没有为阿克洛伊德贴上后现代标签,也没有旨在揭示其作品所表现出的后现代特征,而是着重探讨阿克洛伊德作品中诸如文体学、叙事结构、模仿、记忆、时间性、个人和民族身份、伦敦等因素。亚历克斯·默里(Alex Murray)的著作《追忆伦敦:彼得·阿克洛伊德和伊恩·辛克莱作品中的文学与历史》(*Recalling Londo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in the Work of Peter Ackroyd and Iain Sinclair*, 2007)将两位作家的作品置于自 1979 以来的伦敦文化、社会和政治背景之中进行分析,首次对阿克洛伊德和辛克莱的作品进行比较研究,探讨文学与城市、历史话语和历史学等议题,旨在引发人们对文学与历史之间关系的思考。同年出版的另一部研究阿克洛伊德的专著是巴里·刘易斯(Barry Lewis)的《回声:彼得·阿克洛伊德作品中的过去》(*My Words Echo Thus: Possessing the Past in Peter Ackroyd*, 2007)。作者评价了阿克洛伊德在 2007 年之前发表的 20 多部作品,包括诗歌、散文、评论著作、传记和小说等,侧重分析了阿克洛伊德如何书写过去,使过去的声音回荡在他的作品之中,其中的一些问题如“英国性”、伦敦、文学传统等都是阿克洛伊德在作品中反复强调的主题。